

2466-13047-0A1

全國民族
中為一史集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书面)

巴 金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看望获奖的作家、诗人,不能和大家一起欢聚,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为我们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向所有获得荣誉的作家、诗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还要代表千万的读者向你们表示感谢,并且要求你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尽管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全部获奖作品,但是其中中篇小说部分我基本上都阅读了。可以看出,这些作家都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艺术概括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表现的思想、生活既很真实,又有深度;在艺术上都不甘于蹈袭旧的俗套,而是努力探索,立意创新;驾驭运用语言文字方面也各显本领,各有特长。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我们文学创作水平正在提高,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我深信,在你们中间,将会出现不少卓越的艺术家。

这四年来,我们文学界仿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竞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为广大读者热爱的优秀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不少作家刚写了一部好作品,接着又有

更好的新作发表。这都是过去数十年所不多见的现象。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已经连续三次进行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现在又完成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的评奖工作。这些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们在这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更新。这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但也因此更加需要珍惜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兴旺局面。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在阅读这些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心灵。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干部，但是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劳动、斗争。固然有些作品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描写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但是作者更着重地写出了主人公对待困难、同缺点作斗争的态度，那种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那种鞠躬尽瘁、坚定不移的决心。我可以这样说：许多作品都写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作为这些人的同胞我感到自豪。这些作品给了我们以勇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百多年来，我们历尽了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严峻的考验，却仍然坚毅地走着自己的艰难创业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些作品中，正是洋溢着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用作家的生命之水写成的。作品所表现的，也和人民的生活一样，象一股激流，永远在跳跃，在奔泻，不管通过多少乱山碎石，都不能阻止它；它一定要奔汇到汪洋大海中去。在它奔腾的途中，也会射出种种水花，就象我们生活中有过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希望和悲哀；但是它总是

鼓舞着人们去和邪恶作战，去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生活。作家总是用自己从人民中间汲取来的热和光去温暖、照亮、鼓舞别人的心，我就是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力量的。在我们优秀的作品中，主人公就象高尔基的“勇士丹柯”，他掏出自己的燃烧的心，带着人们前进。

当然，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的文学创作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我们的得奖作品都应该是艺术精品，能够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代表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应该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悠久、灿烂、高度发达的文学历史相称，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这个要求可能是比较高，比较严，但它是我们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

在这许多次的、不同门类的评奖活动中，还有一个大家都已看到的现象：得奖者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作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中青年作家、诗人已经成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中坚、成为文学园地中最活跃的成员。他们创作数量多，思想艺术水平也不低，他们跑到前面去了，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令人欣慰的呢？特别是想到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我深深感到我们更有责任去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就曾受到鲁迅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茅盾先生各位前辈的爱护、关怀和帮助。我们都知道，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艺术实践、生活实践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因此也就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粗暴简单的办法，轻蔑指责的态度，不仅会伤害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作家，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令人难忘的教训的。我们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确地处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促成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健康地发展，日益繁荣昌盛。

同志们，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们去创造，去争取！继续努力吧，我衷心祝愿大家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一、五、二十五

I 247.5-361

目 录

上 册

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
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巴 金 (1)

一 等 奖

人到中年……………	湛 容	(1)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叶蔚林	(91)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179)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265)
蝴蝶……………	王 蒙	(315)

二 等 奖

土壤……………	汪浙成 温小钰	(385)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邓友梅	(585)
大墙下的红玉兰……………	从维熙	(685)



谿容

人到中年

谯 容

—

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想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光环，忽暗忽明，变幻无常。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

她记得，好象她刚来上班，刚进手术室，刚换上手术衣，刚走到洗手池边。对，她的好友姜亚芬是主动要求给她当助手的。姜亚芬的出国申请被批准了，他们一家就要去加拿大，这是姜亚芬跟自己一起做最后的一次手术了。

她们并肩站在一起洗手。这两个五十年代在医学院一起读书，六十年代初一起分配到这所大医院，同窗共事二十余载的好友即将天各一方，两人心情都很沉重。这种情绪在手术之前是不适宜的。她记得，自己曾想说些什么，调节一下这种离别前的惨淡的气氛。她说了些什么呢？对，她扭头问过：

“亚芬，飞机票订好了吗？”

姜亚芬说什么了？她好象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眼圈儿红了。

停了好久，姜亚芬才问了一句：

“文婷，你一上午做三个手术，行吗？”

她回答了吗？不记得了，好象是没有回答，只是一遍一遍地用刷子刷手。那小刷子好象是新换上的，一根根的鬃毛尖尖的，刺得手指尖好疼啊！她只看见手上白白的肥皂泡，只注视着墙上的挂钟，严格地按照规定，刷手、刷腕、刷臂，一次三分钟。她刷完三次，十分钟过去，她把双臂浸泡在消毒酒精水桶里。那酒精含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水好象是白色的，又好象是黄色的，直到现在，她的手和臂都发麻，火辣辣的。这是酒精的刺激吗？好象不是的。从二十年前实习时第一次上手术台到如今，她的手和臂几乎已经被酒精泡得发白，并没有感到什么刺痛呀？为什么现在这手好象抬也抬不起来了？

她记得，已经上了手术台，已经给病人的眼球后注射了奴佛卡因，手术就要开始了，这时，姜亚芬却悄悄问了一句话：

“文婷，你小孩的肺炎好了吗？”

啊！亚芬今天是怎么啦？难道她不知道一个眼科大夫上了手术台，就应该摒弃一切杂念，全神贯注于病人的眼睛，忘掉一切，包括自己，也包括自己的爱人、孩子和家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探问小佳佳的病呢？或许，亚芬正为她将去到异国而不安，竟至忘掉了她正在协助手术？

陆文婷几乎有些生气了，只答了一句：

“现在我除了这只眼睛，什么也不想。”

于是，她低下头去，用弯剪刀剪开了病眼的球结膜，手术就进行下去了。

啊！手术，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这天上午怎么安排了三个手术呢？焦副部长的白内障摘除；王小慢的斜视矫正；张老汉的角膜移植。从八点到十二点半，整整四个半小时，她坐在高高的手术凳上，俯身在明亮的灯下，聚精会神地操作。剪开，缝合；再剪开，再缝合。当她缝完最后一针，给病人眼睛上盖上纱布时，她站起身来，腿僵了，腰硬了，迈不开步了。

姜亚芬换好了衣服，站在门边叫她：

“文婷，走啊！”

“你先走吧！”陆文婷站住不动说。

“我等你。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来了。”

说着，姜亚芬的眼圈儿又红了。她那对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她是在哭吗？她为什么难过？

“你快回家收拾东西吧，刘大夫一定等你呢！”

“他都弄好了。”姜亚芬抬起头来，忽然叫道：“你，你的腿怎么啦？”

“坐久了，有点麻，一会儿就好了。晚上我去看你。”

“那，我先走了。”

姜亚芬走了，陆文婷退身到墙边，用手扶着白色瓷砖镶嵌的冰冷的墙壁，站了好一阵，才一步一步走到更衣室。

她记得，她是换了衣服的，是是件灰色的布上衣。她记得她走出医院的大门，几乎已经走进了那条小胡同，已经望见了家门口。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她，眼前的路变得模糊了，小胡同忽然变

长了，家门口忽然变远了，她觉得永远也走不到了。

手软了，腿软了，整个身子好象都不是自己的了。眼睛累了，睁不开了。嘴唇干了，动不了了。渴啊，渴啊，到哪里去找一点水喝？

她那干枯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二

“孙主任，你看，陆大夫说话了！”一直守在病床边的姜亚芬轻声叫了起来。

眼科主任孙逸民正在翻阅陆文婷的病历，“心肌梗塞”四个字把他吓住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摇了摇苍白的头，推了推架在高鼻梁上的黑边眼镜，不由联想到在他这个科里，四十岁左右的大夫患冠心病的已经不是一个了。陆文婷大夫才四十二岁，自称没病没灾，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心脏不好，怎么突然心肌梗塞？这多么出人意料，又是多么可怕啊！

听到姜亚芬的喊声，孙主任转过高大的、有些驼背的身躯，俯视着面色苍白的陆文婷大夫，只见她双目紧闭，鼻息微弱，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闭上了，又翕动了一下。

“陆大夫！”孙逸民轻轻地喊了一声。

陆文婷又一动不动了。她那瘦削的浮肿的脸上没有一点反应。

“陆大夫！文婷！”姜亚芬低声唤着。

陆文婷依旧没有反应。

孙逸民抬头望着阴森森竖在墙角的氧气筒，又盯着床头的心电监视仪。当他看到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心动电图闪现着有规律的QRS波时，才稍许放心。他又扭过头看了看病人，挥了

挥手说：

“快去叫她爱人来！”

一个中等身材，面目英俊，有些秃顶的四十多岁的男同志跑了进来。他是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守在床边，没有合过眼，刚才孙主任来，劝他到病房外边的长椅上去歇一会儿，他才勉强离开。

这时，孙逸民忙闪开床头的位置，傅家杰过来，俯身在陆文婷的枕边，紧张地盯着这张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又变得那么陌生的白纸一样的脸。

陆文婷的嘴唇又微微动了一下。这无声的语言，没有任何人能听懂，只有她的爱人明白了：

“快拿水来！她说她渴！”

姜亚芬赶忙递过床头柜上的小瓷壶。傅家杰接过来，小心地绕过输氧的橡皮管，把壶嘴挨在那象两片枯叶似的唇边，一滴一滴的清水流进了这垂危病人的口中。

“文婷，文婷！”

傅家杰喊着，他的手抖着，瓷壶里的水珠滴到了那雪一般惨白的脸上，她似乎又微微动了一下。

三

眼睛，眼睛，眼睛……

一双双眼睛纷至沓来，在陆文婷紧闭的双眸前飞掠而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明亮的，浑浊的，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在她四周闪着，闪着……

这是一双眼底出血的病眼，

这是一双患白内障的浊眼，

这是一双眼球脱落的伤眼。

这，这……啊！这是家杰的眼睛！喜悦和忧虑，烦恼和欢欣，痛苦和希望，全在这双眼睛中闪现。不用眼底镜，不用裂隙灯，就可以看到他的眼底，看到他的心底。

家杰的眼底清澈明亮，就象天上金色的太阳。家杰的心底是火热的，他曾给过她多少温暖啊！

是他的声音，家杰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温柔，却又那么遥远，好似从九天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飘来。

我愿意是激流，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一片银白色的天地中。冰冻的湖面，水晶一般透明。红的、蓝的、紫的、白的身影在冰面上飞翔。那欢乐的笑声啊，好似要把这透明的宫殿震穿！她和他也手拉着手，穿梭在人流里。笑脸，一张张的笑脸，她都看不见，她只看见他。他们并肩滑翔着，旋转着，嬉笑着，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银装素裹的五龙亭，庄严古老，清幽旷寂，她和他倚身在汉白玉的亭台栏杆旁。片片雪花打在他们脸上，戏弄着他们的头发。他们不觉得冷，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傲视着这冷峻无情的严寒。

那时她是多么年轻！

JN021-8.8451

她没有幻想过飞来的爱情，也没有幻想过超出常人的幸福。从小，她就是那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幼年父亲出走，母亲在困苦中把她抚养成人。她不记得曾有过欢乐的童年，只记得一盏孤灯伴着早衰的母亲，夜夜剪裁缝补，度过了一个个冬春。

进了医学院，她住女生宿舍，在食堂吃大锅饭。天不亮，她就起床背外语单词。铃声响，她夹着书本去听课，大课小课，密密麻麻的笔记。接着是晚自习，然后在解剖室呆到深夜。她把青春慷慨地奉献给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一次接着一次的考试。

爱情似乎与她无缘。姜亚芬是她同班同学，两人同住一间宿舍。姜亚芬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一张迷人的小嘴，有修长的身材，有活泼的性格。每个星期，她都会收到不能公开的来信；每个周末，她都有神秘的约会。而陆文婷却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来信，也没有约会。她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少女。

当她和姜亚芬一起被分配到这所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著名的大医院时，医院向她们宣布了一条规定：医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到本院先当四年住院医。在任住院医期间，必须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并且不能结婚。

姜亚芬背后咒骂“这简直是修道院”，陆文婷却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苛求。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这算什么？她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献给医院！四年之内不能结婚，这又算得了什么？医学上有成就的人，不是晚婚就是独身，这样的范例还少吗？小陆大夫把自己全身的精力投入了工作，兢兢业业地在医学的大山上登攀。

然而，生活总是出人意外的。傅家杰忽然闯进了她那宁静的、甚至是刻板的生活里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她一直闹不明白，她也没有去闹明白。他因为突然的眼病来住院了，恰巧是她负责的病人。她为他治好了眼睛。也许，就在她认真细巧的治疗中，唤起了他的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蔓延着，燃烧着，使得他们两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北国的冬天多么冷啊！那年的冬天对她又是多么温暖！她从来不曾想到，爱情竟是这样的迷人，这样的令人心醉！她简直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去寻求？那一年，她已在人世间经历了二十八个春天，算不得年轻，然而，她的心却是年轻的。她用整个纯洁的身心来迎接这迟到的爱情。

我愿意是荒林，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林间做窝、鸣叫.....

这简直不可思议。傅家杰是学冶金。他在冶金研究所里专攻金属力学，据说是为“上天”研制新型材料的。他有点傻气，有点呆气，姜亚芬就说他是“书呆子”。可是，这个书呆子会念诗，而且念得那么好！

“这是谁的诗？”她问他。

“裴多菲，匈牙利的诗人。”

“真怪，你是搞科学的，还有时间读诗？”

“科学需要幻想，从这一点说，它同诗是相通的。”

谁说傅家杰傻？他回答得很聪明。

“你呢？你喜欢诗吗？”他问她。

“我？我不懂诗，也很少念诗。”她微笑着略带嘲讽地说，“我们眼科是手术科，一针一剪都严格得很，不能有半点儿幻想的……”

“不，你的工作就是一首最美的诗。”傅家杰打断她的话，热切地说，“你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

他微笑着挨近她，脸对着脸，靠得那么近。她从未感到过的男人的热气，猛然地飘洒在她脸上，使她迷惑，使她慌乱。她觉得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他伸开双臂，那么有力地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她惶恐地望着这双贴近的含笑的眼睛，张开的双唇。她心跳神驰，微仰起头，下意识地躲闪着，慌乱地紧闭了眼睛，承受着这不可抗拒的爱情的袭击。

雪中的北海，好象是专为她而安排。浓浓的雪花，纷纷扬扬，遮盖着高高的白塔、葱葱的琼岛、长长的游廊和静静的湖面，也遮盖着恋人们甜蜜的羞涩。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四年住院医的独身生活结束之后，陆文婷最先举行了婚礼。这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谁能想到在她生活的路上会跳出一个傅家杰来？他要结婚，她怎么能拒绝呢？你看他多么固执地追求着，渴望着，愿意为她牺牲一切——

我愿意是废墟，

.....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多好啊，生活！多美啊，爱情！这久远的往事重现在脑际，使得垂危中的她似乎有了生的活力，她的眼睛微微启开了一下。

四

在服用了大量镇静和镇痛的药物之后，陆文婷大夫仍在昏睡。内科主任亲自来为她做了检查。他仔细听了她心脏和肺部的情况，看了心电图描图和病房记录，嘱咐值班大夫继续为病人静脉滴注极化液，注射罂粟碱和吗啡，密切监视心电变化，以防止梗塞面扩大和发生严重的合并症。

走出病房，内科主任对孙逸民说道：

“她的体质太弱了。我记得，陆大夫刚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身体很好嘛！”

“是啊！”孙逸民摇摇头，叹息着说，“她到我们医院，算来有十八年了。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啊！”

十八年前，孙逸民已经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眼科专家了。他高超的医术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眼科全体大夫的敬畏。这位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当作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每当医学院分来一批学生，他都要逐个考察，亲自挑选。他认为，要把这所医院的眼科办成全国最好的眼科，必须从挑选最有前途的住院医开始。

陆文婷是怎么被他挑上的呢？他记得很清楚。最初，这个二十四岁的医学院毕业生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天一上午，孙主任已经同五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谈了话，心里感到非常失望。这五个大学生，有的很适宜搞眼科，可是看不起眼科，表示不愿意在眼科工作；有的倒是愿意在眼科，可又把眼科看得很简单，以为这是很清闲的一科。当他拿起第六份